

19 被缚的瞎眼男人

『悬疑女王』演绎国宝争夺战



老太太脚步不停，径直来到一间偏房。这是处于角落中的一间房子，门上还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。老太太掏出钥匙，颤巍巍地开了房门，顿时一股冷风迎面而来，大家不禁打了个冷战。

屋里很暗，突然传来嘶哑的声音：“赵妈，你带着两个男人来做什么？”

原来老太太姓赵。她摸索着点燃了灯，玉成和韩方向刚才传来声音的方向望去，大吃一惊。眼前坐着一个苍老的男人，他的双腿被铁链子锁住了，似乎有些年头了，脚蹠

处已经生出了一层老茧。

这个男人年纪不小了，蓬头垢面。当然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眼睛干瘪塌陷，原来他是个瞎子！

“你是谁？怎么会被锁在这里？”韩方纳闷儿地问道。

那个老男人晃动了一下脚蹠，愤怒地狂笑几声：“哈哈，你这个孽子，孽子啊！现在终于得到报应了吧！”

听他说话有些不着边际，韩方愈加纳闷儿，话还没出口，那个男人又用嘶哑的声音喊道：“刘云轩，你死得好哇，你这个千刀万剐的孽子！”

听到这里，韩方和玉成顿时一惊，玉成沉不住气，脱口而出：“难道你是刘云轩的父亲？”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令他们屏住了呼吸。

“哈哈，父亲，父亲……哼，他不配做我的儿子，他就该千刀万剐啊！”话虽然这么说，苍老的他却流下了两行浑浊的泪水。但这种悲伤的表情转瞬即逝，瞎眼老人又恶狠狠地说：“哼，听你们口音是北京人，莫不是专门为他而来？对了，站在左边的胖老头，你究竟是谁？”

听了这句话，不仅是玉成，就连韩方都惊诧不已，难道他不是瞎子？或许觉察出了空气中的沉默，瞎老头突然发出一声怪叫：“哼，就算我瞎了眼，也比你们都看得明白！”

原来，世间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功夫，就是“听声辨形”。也就是说，虽然眼睛瞎了，却可以通过人的说话、脚步声以及呼出的气息等，在瞬间分辨出人的身高、体重和年龄，甚至身体形态。当然，韩方活了几十年也仅是听闻，今天第一次碰到，不禁万分惊讶。

眼前的这个老男人究竟是不是刘云轩的父亲？如果是，又怎么会被关在后院？这个老头怎么会对刘云轩恨之人骨？一个个谜团困扰着韩方，这似乎是个巨大的旋涡，他已经在这无形中被卷入，有些身不由己了。

“老人家，我非常佩服您的‘眼力’，不瞒您说，我为一样东西而来——龙砚……”

“龙砚，龙砚……”老人在喃喃自语，刚才的愤怒一扫而光，取而代之的是不由自主地惊惧和悲伤。沉思良久，他终于仰天长叹：“龙砚，为了它，我的祖辈备受磨难！为了它，我们父子相残，是他带人弄瞎了我的眼睛！”

“什么？”怪不得他对刘云轩有这么大的仇恨，原来如此。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

就在大家惊愕不已的时候，在这个瞎老头身上，大家知道了更多有关龙砚的故事……

“400多年前，严嵩为了巴结朱

厚燠，差遣了百余工匠在龙眼山寻找奇石制作砚台，其中就有我的先祖……祖上在当时手艺一流，凭借过硬的手艺，担当了工头。后来砚台成形，龙心大悦，严嵩加官晋爵，可那些普通的工匠被饿死、累死的不计其数啊！”

老人喘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：“后来，刘家的制砚手艺一代代传承下来，方圆几百里都知道我们是做砚台的高手，宫里的‘盘龙砚’便是出自刘家人之手。也正是依靠做砚台，刘家才在这里建了偌大的宅子，在这方圆几十里也算小有名气。3年前，也就是1912年，大清皇帝正式退位。在退位的前夕，宫内混乱无比，龙砚丢失。你们知道是谁将龙砚拿走了吗？”说到这里，老人用惨白的瞎眼“看着”韩方，甚是骇人。

其实，此时的韩方已经隐约觉察到了什么，但他还是有些不信，轻轻摇头，声音里有一丝难掩的苦涩：“难道是刘云轩？”

少顷，老人含泪道：“孽子啊！一年前他回到老家，我这才知道了事情真相，原来他要把那东西卖给倭寇！”

听到这里，韩方大吃一惊，脱口而出：“卖给日本人？”

（摘自《龙砚——绝命追踪83天》澹台镜 著）

22 侄女追忆邓丽君

歌声传天下 精神存人间



邓丽君是个重视心灵修养的人，在旅居巴黎期间，她常走访那里的美术馆、艺术中心、古董跳蚤市场，从异国的文化中汲取一些营养。

邓丽君的双胞胎侄女铭芳、铭玉说，姑姑的艺术修养很高，简单的一扇门、一个古董灯，她都可以讲出门道来。她刚开始学法语时，有个很严格的老师，教到“皮”这个字，邓丽君一时无法意会，他就硬揪着她

身上的皮裤，严厉地说：“这就是皮！”后来铭芳、铭玉上法语课，遇到灰心沮丧的时候，邓丽君就拿这段亲身经历鼓励她们。后来，她的法语讲得很流利，还兴致勃勃地计划学德语。

邓丽君和史蒂芬在一起时，一般说英语夹法语，但只要铭芳、铭玉在场，她就只说英语，以便让两个侄女都能听懂，也借此机会教育两个侄女：“有外国人在，要尊重人家，大家在餐桌上要讲英语。”铭芳、铭玉到美国念书后，英语能得心应手，就得益于姑姑的用心良苦。

小时候，姑姑曾带她们到圆山饭店，当时有个洋妞穿着比基尼从她们跟前走过去，姊妹俩好奇地交头接耳、指指点点，姑姑马上低头对她们说：“你们讲什么，她听不懂，但不要指指点点，这样不礼貌。”

邓丽君很重视仪容，有一回姑姑侄三人逛春天百货商场，邓丽君带她们到卖帽子的地方，她试戴了20多顶帽子，一边试戴一边说：“女人的打扮要讲究整体谐调，衣服穿得漂亮，再配上得体的帽子，还有皮包、手套都要搭配好，才能给人以美感。”

邓丽君也很喜欢研究美食，常说下厨做好吃的给两个侄女吃。

有一回她起了个大早，泡黄豆、打浆、过滤，一会儿，端出来了热腾腾的豆浆。在法国，中国菜的食材比较难买，她就费心地寻找替代品。在台北的家人常常接到她从巴黎的打来的电话，问：“葱油饼怎么做？”“馅儿饼怎么做？”她尤其爱研究水饺的做法，多次试验得出的结论是：青江菜做的饺子馅儿爽脆好吃。不过，两个侄女始终没吃过姑姑包的青江菜水饺。

邓丽君在巴黎的日子很随性，有时只擦点儿口红就出门，但若参加正式宴会或重要活动，她就会很慎重地打扮一番。她应邀出席画家范曾的儿子的婚礼时，铭芳和铭玉穿了一身灰暗的衣服，邓丽君认为不妥，便拿出自己的衬衫、外套，替两个侄女重新打扮，一个穿粉红色的外套，一个穿橘红色的外套。当时两个人都不以为然，现在姊妹俩把照片拿出来看，却发现姑姑的眼光确实独到。

邓丽君很爱看书，读的书较多，涉猎面很广，她的床头、书桌上都摆满了书，家中洗手间里也总有些英文杂志。她还鼓励两个侄女没事时多看书：“看久了，你会觉得是一种享受，也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。”

姑姑还逼她们一起学游泳。

当时姊妹俩很不情愿早起练游泳，现在却很感激她，因为有了姑姑的督促，才让她们早早地学会了游泳。每次过年回家，邓丽君喜欢和家人打打卫生麻将，但她的牌技大家都不敢恭维，加上她也坐不住，家人通常是先应酬她几把，算是暖场，等她离席后才正式开始。不过，邓丽君对这种国粹有自己的看法：“我们的老祖先真是聪明，几个小小的图案，就让大家着迷，在桌前一坐就那么久。”她对两个侄女说：“身为中国人，你们一定要会打麻将，但不可沉迷其中，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其他有用的本领上！”姊妹俩觉得，这是自己的爸妈绝不会对她们说的话。

对姑姑的童心，铭芳、铭玉也印象深刻。她们小时候在家里闷得无聊，姑姑就牵着她们出去买水果，买了红西瓜、黄西瓜和香瓜回家，她可不是随随便便切开就吃，而是细心地把水果挖成圆球，再依红的、黄的、绿的颜色，交叉摆成图案，盛在漂亮的盘子里，才开始品尝，有点儿像玩过家家，让铭芳和铭玉知道，连吃水果这样的小事，都可以从中找到不同的乐趣。

（摘自《绝响——永远的邓丽君》姜捷 著）